

从福安教案看雍乾禁教之异同

丁 琼

清朝康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留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的规矩，并且持有内务府颁发的允许居留的红票，否则驱逐出境。各省的传教士许多都领了票，不肯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被逐出中国或自动退出中国。然而，也有许多未领票者潜居在中国，领票的传教士也仍在公开积极传教，禁止天主教传播的禁令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守。雍正元年和乾隆十一年，在福建省的福安地方，因西洋传教士传播天主教，引发了两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禁教活动。本文仅就雍乾年间因福安教案引起的大规模禁教作一阐述。

一 雍正年间的福安教案

雍正即位后，许多大臣上疏请求禁天主教，礼科掌印给事中法敏在条陈中以天主教蛊惑人心，请求严禁；内阁侍读学士双喜请求禁止京城人众信奉天主教；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布达什奏请严禁旗民人奉天主教。而雍正对康熙允许传播天主教亦有所不满，借福安教案之机在全国范围严禁天主教。

福建地方明末就有西洋传教士传播天主教。明末首辅叶向高致仕，途经杭州，结识了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邀他至福建传教。艾儒略初在福州传教，不久在福安、建宁、延平、邵武、汀洲、泉州、漳州等处传教。多明我、方济各等天主教各修会也陆续到福建传教。雍正元年，福建福安地方的民人向知县控告西洋传教士传播天主教。根据知县的调查，发现福安有教徒数百人，一县竟有15座教堂，奉教之人不拜祖先，不信奉孔教，男女混杂在一起，聚集在教堂祈祷，甚至出现有修女终身修道的现象。知县向总督满保报告此事，满保命文武官员搜拿西洋人，将其送往澳门，并命信教人等改邪归正，否则予以严惩。同时，满保将此事奏报给雍正。满保是觉罗，和雍正既有亲缘关系，私交也还不错，雍正正在潜邸时，他的亲信戴铎在福建为官，就曾替雍正给满保带过东西。满保把西洋人在福安传教情形奏报给雍正，请求除在京供职的西洋人外，各省不准西洋人居住，天主堂改作别用。

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满保奏报西洋人在福安县传教感众，请求将西洋人送往澳门安插，外省严禁西洋人居留传教：“查得：福宁州所属福安县乃山中小县，靠近大海，据闻有西洋二人在彼居留传教。当即稽查得，入天主教之监生、生员有十余人，城乡男女入此教者有数百人，城内、大乡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处，西洋二人隐居生员家中，不为人见，不惧知县禁令。每逢诵经礼拜之日，便聚数百之众传教，男女混杂一处，习俗极恶。奴才是以飨令文武官员，查出西洋二人，照例送往广东澳门，天主堂十五处，或改作书院，或为义学，或各作民间祠堂，谕令该十余名生员、监生，诱导人教愚昧男女改正邪教，若再有奉行西洋教者，则将该十余名监生、生员数名黜免治罪。已出告示严加禁止。查得，西洋人在各省大府县俱建天主堂居住，此等西洋人居留

京城尚可编修黄历，今其恣意于各省大府县建天主堂或豪宅居住，于地方百姓力行其教，蛊惑人心，经年日久，地方毫无益处。伏乞皇上洞鉴，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外省不许私留居住，或尽送京师，或遣回广东澳门。将各省所设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不得再建。此乃关系地方人心之事，臣等谨具奏陈，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明裁。为此，叩奏。”朱批：“尔此奏甚是，极为可嘉。著照此办理，如此缮本具奏。”^①由于满保是用满文上的奏折，雍正为在全国禁教，亲自修改他的奏折，命他由题本上奏，以便交部议奏。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满保用题本题报此事：“浙闽总督臣觉罗满保谨题为饬禁愚民等事。窃照福建福州福安县有西洋二人在彼潜住行教，天主堂盖有一十五处，男女混杂，其风甚恶，臣等即饬行文武各官，查出西洋二人，照例送至广东澳门安插，所有天主堂十五处房屋，尽行改装。查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今若听其在各省大府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渐归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恳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外省不许私留居住，或送京师，或遣回澳门，将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嗣后不许再行起盖。臣等经具折奏闻，荷蒙圣鉴，除见在钦遵将福天主教一例饬禁外，臣谨会题请旨。”^②雍正命礼部议奏。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四日，礼部议奏曰：“查，西洋人留京者，有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愚夫愚妇听从其教，起盖天主堂，以诵经为名，会集男女，于地方毫无裨益。应如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除，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禁饬，容忍不报者，该督抚查参，交与该部严加议处可也。”本月十七日奉旨：“依议。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混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或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③

在北京的传教士们得知礼部的议奏，十分恐慌，他们知道雍正最信任怡亲王允祥，于是冯秉正、费隐和郎世宁求见怡亲王，请求他的帮助。传教士们告诉怡亲王，他们不认识福建的那两个传教士，他们认识的传教士都持有康熙五十年发的票，那些人都年事已高，最年轻的也五十五岁了，他们请求怡亲王注意，康熙五十年谕旨允许他们居住在中国。他们给雍正上奏折，请求允许传播基督教和允许传教士留居中国，奏折虽经呈递，但由于礼部的议奏已得到雍正的批准，无法挽救。在京传教士们为给在中国传教留下可乘之机，于是上疏请求将各省被逐传教士留居广州。

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西洋人戴进贤等上奏疏请求允许被逐西洋人留居广州：“窃臣等自利玛窦航海东来，历今几二百年，幸荷圣朝优容无外，故土至如归。守法虔修，原非左道。兹因福建之事，部议波及各省，一概驱往澳门，远臣奉命惟谨，敢不凛遵。惟是澳门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住广东，或有情愿回国者，尚可觅便搭船。今俱不容托足，则无路可归。澳门虽住洋商，而各省远臣不同一国者甚多，难以倚靠，可怜欲往不能，欲归不得，此诚日暮途穷之苦也。近接广东来信，抚臣奉文之后，出示行牌，严加催逼，限六月内驱往澳门，不许迟过七月。因思臣等荷蒙圣恩，留京备用，则每年家信往来，亦所不免，倘广东无人接应，将来何以资生。我皇上仁恩溥博，薄海内外，咸荷复畴。似此老迈孤踪，栖身无地，不得不冒渎严威，惟望圣恩宽厚，俯赐矜全，行令广东免其驱逐。嗣后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住广东者，容住广东。如此，则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再：各省现有衰老病废难行之人，可否暂容，此

又出自皇上格外隆恩，非臣等所敢擅请也。……”雍正朱批：“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④

随后，雍正又召见巴多明、白晋和戴进贤三个传教士晓谕此事：“朕的先父皇教导了朕四十年，在朕的众兄弟中选定朕继承皇位。朕认为首要之点是效法于他，一点也不偏离他的治国方略。福建省某些洋人试图坏吾法度，扰乱百姓，该省主管官员们向朕告了他们的状。朕必须制止混乱，此乃国家大事，朕对此负有责任。如今朕不能够也不应该像朕只是一个普通亲王时那样行事了。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朕若认为它是伪教，谁能阻止朕摧毁你们的教堂、把你们赶走呢？……利玛窦于万历初来华，朕不想评论当时中国人的做法，朕对此不负责任。但当时你们人数极少，简直微不足道，你们的人和教堂也不是各省都有，只是在朕先父皇当政时期各地才建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传开。我们当初看着这一切，却什么也不敢说。但纵然你们骗得了朕的父皇，别指望也来骗朕。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朕允许你们留在这里和广州，只要你们不贻人以任何抱怨的口实，就可以一直住下去；但日后你们若引起抱怨，那么无论这里还是广州，朕都不让你们住了。朕绝不愿意你们在地方各省居留。朕的先父皇屈尊俯就，让你们留居外省，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大受损害。先贤之法不容任何更改，朕绝不允许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什么把柄。……”^⑤雍正的话表明了他的一贯立场，说明他对康熙的做法一直有所不满，并且要在他当政期间予以纠正。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日，两广总督孔毓珣题请准许西洋人在省城广州居住，遇便回国：“……臣等伏查，西洋人感慕圣朝德化，先后前来中国，就广东而论，未有生事犯法之处，于吏治民生无甚大害，亦无裨益，惟一旦尽送往澳门安插，该处滨海地窄，难以聚居，亦无各本国便船俯搭，广州省城则每岁洋船聚泊，应将原住广东各堂及各省送到之人，视其年力壮健及愿回西洋者，遇有本国船到，令其搭回。如年老有病及不愿回国者，听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复往各处行走，倘不守本分，招致男妇行教诵经，治罪逐回。其外府州县所设天主堂，改为公所，素设误入其教者，俱令改易，如仍聚众诵经，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饬禁，容隐不报，查参议处。悉照原议遵行，如此则外国之教不得流传，而远人亦不致失所矣。”^⑥雍正命礼部议奏。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礼部尚书张伯行等题奏曰：“该臣等议得两广总督孔毓珣等疏称，西洋人先后来广东者，未有生事犯法之处，……等语。应如所请，原住广东及各省送至广东之西洋人，俱准其暂住省城天主堂，其愿回西洋者，听其搭船回国，年终造册报部，其不愿回国者，不许出外行走，如有不守本分，招致男妇行教诵经，该地方官治罪逐回，其外府州县天主堂仍照例改为公所，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饬禁，容隐不报，该督抚查参议处……”本月二十日奉旨：“依议。”^⑦

随着雍正谕旨的下达，各省开始驱逐传教士。捷克传教士严嘉乐在1725年（雍正三年）中国的传教工作报告中说：“去年，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都被逐出京城。为执行这一判定，皇帝给了半年的期限。当这一期限经过许多磨难期满以后，不管是用永无休止的送礼还是通过别的途径，都已无法阻止许多省份的传教士被驱逐至广州。各省的总督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们敌视基督教，另一方面是他们互相猜忌。这样，这些地方的基督教堂被转为别的用途，也有的改作异教

的庙堂。被驱逐的人有：山东省全体传教士，即方济各会士5人，耶稣会士1人；山西省中国耶稣会士1人；河南省耶稣会士2人；陕西省梅树生主教以及方济各会士1人、耶稣会士1人；湖广耶稣会士4人；江西省耶稣会士4人、方济各会士3人；广西省耶稣会士1人；江南耶稣会士3人；福建省多明我会士2人。”^⑧

至于雍正元年至二年的这次禁教是否彻底呢？应该说并不彻底。首先，从雍正的态度来说并不坚决，他在孔毓珣奏请准许西洋人在广州天主堂居住并限定澳门洋船数目折上批示曰：“朕不甚恶西洋之教，但与中国无甚益处，不过从众议耳。你酌量，如果无害，外国人一切从宽。好恐你不达朕意，过严则又不是矣。”^⑨说明雍正从他的一贯立场上后退了，而各省的查禁行动亦有所缓和。严嘉乐在报告中说了如下情况：“由于皇帝允许让那些可以为他服务的外国学术专门人才到北京来，利用这一机会留京的有：葡萄牙人高嘉乐，他是直隶省正定市的传教士，现任我们教省副省长，他是靠他的数学；葡萄牙人徐懋德，他曾在广州定居若干年，他是靠他的天文学知识；山东省的方济各会士康之和；湖广省最尊贵的主教穆伦内尔，他是私自来北京的，后来又自动离开宫廷去广州。留在陕西省的有葡萄牙的耶稣会士穆敬远，他是皇帝在1723年下令放逐到该省的；方济各会士奥塔扬努斯神父；还有一个方济各会士躲藏在那里。留在湖广的有：葡萄牙会士聂若望，躲藏在该地；方济各会士叶崇先，他不久即去世；方济各会士费雷勒神父，他藏身该地，居无定所。留在福建省的有：中国耶稣会士托马什、还有几名方济各会士（神父），过去是躲躲闪闪，现在可以公开露面了，尤其是仇恨基督教的浙闽总督去世以后更有可能了。这位总督在1723年收到福安市长对多明我会士的指控后颇为愤怒，发布了在福建省内反对基督教的第一个命令，并且在皇帝的默许下促使这种反对基督教的指控在全中国推广。不过，这位总督对杭州传教士德玛诺却十分友好，德玛诺曾为总督画过一张沿海地区的地图。这样，总督就没有干预杭州地区的教会事务。但上帝的圣明对南京教省特别显示出光辉，那里的传教点，除了两处之外，都安然无恙，正好包括那些重要的传教点。皇帝的谕旨发布之后，我们对那些分散在各省的传教士既不能用他们年纪已老，也不能用他们要看守教友的坟墓为借口来加以保护，我们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争取让那些被放逐到广州的传教士能在那里安度晚年，而且通过这些人在宫廷中受皇帝陛下保护的传教士也可以收到从欧洲送来的生活补贴和书信。经我们争取，去年7月1日发布的命令送达广州，并逐渐在其他省份也公开之后，管理信徒最多的南京教省的传教点的教士们面前出现了一线希望，即这一命令对其他省份也将适用。由于这种希望，再加上花钱收买了总督府的官员，使被逐传教士离去的期限又延长了半年。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一特惠只对广州有效，就只好另想办法应付。由于被逐的人大多数年事已高，无力长途跋涉；其中有些人由于上帝的安排患了重病，这些人又获准第三次延期半年。他们请医生检查身体，请医生开具证明，还盖上银印章。由于中国人一向关心照顾病弱人员，修会的其他会士也享受到了这种优惠。就这样，林安多神父至今仍留在南京，巡阅使王石汗神父仍在镇江，孟由义神父仍在上海，他们都已70多岁了。毕多明、白维翰以及平托仍在松江；平托是位乐师，早已被邀请去北京，但一直未能成行。法国人彭加德和卜人起一个在江苏，一个留在浙江。由于皇帝没有说话，各省总督也就宽容一些了。……”^⑩从此报告可以看出，此次禁教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 乾隆年间的福安教案

乾隆十一年，仍然是在福建福安地方，又发现有西洋人传播天主教，拿获的传教士竟达五人

之多，而且信教人数较雍正年间的数百人上升至数千人之多，并且信仰更虔诚，甚至士绅、生监、官府的衙役都信奉了天主教。福建巡抚周学健报告此事，在周学健的一再奏请下，乾隆命在全国查禁天主教。

乾隆十一年四月，福宁府知府董启祚向福建巡抚周学健禀报福安境内尚有无知妇女崇奉西教，终身不嫁，名为守童身者等事。周学健接到福宁镇总兵李有用的报告：“访查该县信奉天主教之人甚多，惟穆洋、溪东、溪前、桑洋、罗家港、鼎头村为最甚。穆洋村民人刘荣水、王鄂荐、生员陈舳等家与溪东监生陈球家，县城大北门外陈从辉家，皆轮流藏匿西洋夷人于暗室、地窖、重墙复壁之中。从教男妇甚众，且多充当胥吏之人，一闻缉拿，齐心协力，群奉避匿，莫可踪迹。现在密商知府董启祚访实查拿。”^⑩查拿的结果，先后拿获西洋传教士白多禄、华敬、德黄正国、施黄正国、费若用等五人及信教骨干陈舳、陈廷柱、郭惠人、陈从辉等人，周学健向乾隆奏报此事。

被获人犯提解到省，交按察司会同布政司、粮驿道等审讯，审讯的结果则让周学健感到大吃一惊，不但生员、监生信教者有之，甚至官府的书吏衙役也信奉其教，为西洋人传递信息，而福安信教人等竟至2600人之多，福安一邑不信教者很少。他向乾隆奏报审讯情形及天主教传播的危害：“……查，西洋天主教之行于中国也，臣前此所闻，不过以天堂地狱诞妄不经之说诱惑愚民，使人入教者不认祖宗，不信神明，以父母为借身，以西洋人为大父，且惑其邪说，幼女守童贞不嫁，朝夕侍奉西洋人，男女混杂，败坏风俗，其为害于人心世教者，最深且烈，不可不痛加涤除，以清邪教耳。乃臣今日办理此案，细察其存心之叵测，踪迹之诡秘，与夫从教男妇倾心归教，百折不回之情形，始灼见伊等邪教更有蛊惑悖逆之显迹，其罪有不可容于圣世者。……乃细察其所行天主教，与一切术者流用心迥不信侔。自古及今，如佛法道教流行中国，不过传播其经文咒语，符籙法术，使人崇奉而已，从无到处设法引诱男妇老幼，使之倾心归依其教，永为彼教中人者。而西洋天主教则先以固结人心为主，其所讲授刊刻之邪说，大旨总欲使人一心惟知事奉天主，不顾父母，不避水火，自然可登天堂，一有番悔，便入地狱。……现在讯据白多禄等供，伊等或自康熙年间、或自雍正年间陆续从澳门来至福安，起初同来共有十人，后或回至澳门，或往漳州、龙溪、后坂地方，其在福安者，现止五人。初供入教男妇仅三四百人，隔别究讯，实有二千余人，守童贞女有二百余口。及臣密加访察，福安城乡士庶男妇大概未入教者甚少，该县书吏衙役多系从教之人，是以审讯时竭力庇护，传递消息，总不能得一实供。审讯费若用时，适下暴雨一阵，该县衙役竟将自己凉帽给与遮盖，伊自露立雨中。迨十七日，将白多禄等五人起解赴省，县门聚集男妇千余人送伊等起身，或与抱头痛哭，或送给衣服银钱，或与打扇扎轿，通邑士民衙役不畏王法，舍身崇奉邪教，夷人诚不识其平日有何邪说幻术蛊惑人心，乃竟固结不解至于如此。其尤悖逆不道者，查阅教长陈从辉家搜出青缎绣金天主藤一架，上绣主我中邦四字，是其行教中国处心积虑，诚有不可问者。”^⑪他请求将现在拿获之夷人从重治以国法，再将京城及澳门居住之夷人渐次遣回，并饬令各省严密查拿潜藏行教之西洋夷人。乾隆接到奏折后，命大学士等密议此事。

军机大臣会议此事，认为民间不许学习西洋天主教定例森然，通行已久，周学健奏称福安县潜住夷人，以其邪教招致男妇至有二千余人之多，而且书吏衙役俱从其教，蛊惑人心，诚为可恶，但天主教原系西洋本国之教，与奸民所造燃灯、大乘等教者不同，且系愚民自入其教，而绳之以国法，似于抚绥远人之义未协，应令该抚将现获夷人概行送至澳门，定限勒令回国，其从教男妇亦择其情罪重大不可化诲者，按律究拟，若系无知被诱情有可原之人，量予责释，不致滋扰。乾隆同意军机大臣的看法，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发布上谕：“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

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妇礼拜诵经，又以番银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可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飭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⑧从上谕可以看出，对西洋人传播天主教并没有引起朝廷的忧虑，认为与创言造反的民间宗教不同，因此只是重申严禁天主教的禁令，并令各省查拿西洋人，将其送往广东搭船回国。

周学健对廷议的结果及上谕感到不满，于九月十二日再次上疏，多方面论证了西洋人传播天主教的危害。首先，他认为西洋人传播天主教，其立心不测者有四：“西洋各国精于谋利，凡海船贩运货物来至内地经营，皆领该国王资本，其船主、板主等，皆该国之夷官也。国王专利取尽锱铢，而独于行教中国一事则不惜巨费，每年如期转运银两，给与行教人等恣其费用。现在讯据白多禄等，并每年雇往澳门取银之民人缪上禹等，据称澳门共有八堂，经管行教，支发钱粮，福建省名多明我堂、北直省名三巴堂，其余白多禄堂、方济觉堂、圣奥斯定堂、圣若色堂、圣老良佐堂、圣喇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该国钱粮运交吕宋会长，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夫以精心计利之国，而以资财遍散于各省，意欲何为，是其阴行诡秘，实不可测也。询之西洋风土，其饮食嗜欲与中华相似，独行教中国之夷人，去其父子，绝其嗜欲，终身为国王行教，至老死而后已。且其藏匿民间也，或居复壁，或藏地窖，忘身触法，略无悔心，是其坚忍阴狠实，不可测也。然此止就夷人行教而言，至于中国民人，一入其教，能使其终身不改其信奉之心，非特愚蠢乡民为然，即身为生监，从其教者，终身不拜至圣先师及关帝诸神。现在案内生监陈絅等于录审时，强令往拜先师，至欲责处，抵死不从，及至欲责处夷人，然后勉强叩拜，犹云身虽拜，心仍不服也。以读书入学之生监归其教者，坚心背道，至于如此，是其固结人心，更不可测也。又如男女情欲，虽以父母之亲、法律之严所不能禁止者，而归教之处女终身不嫁者甚多。讯之夷人狡供，处女从教之时，以铜管吹面，去其魔鬼，即能守贞。及细加察究，夷人以铜管吹人脐肚，即终身不思匹偶，是其幻术流行，更不可测也。尤可异者，中国民人从教与否，与外夷番王何涉，今查福安各堂内搜出汉字、番字书册三箱，逐一指诘，内有番册一本，诘讯西洋人华敬供，系册报番王之姓名，凡从教之人已能诵经坚心归教者，即给以番名，入于竖振录，每年赴澳门领银时用番字册报国王，国王按其册报人数，多者受上赏，少者受下赏。现在番字册内，共有福安从教男妇二千六百一十七户口，及令译出汉字，坚供不识汉文，不能译写，且臣查讯受雇前往澳门取银之缪上禹等，据供每年往澳门取银时，遇见北京、江西、河南、陕西各处人，皆来缴册领银。等语。夫以白多禄等五人行教，而福安一邑至二千六百余户口，合各省计之，何能悉数，是其行教中国之心固不可问。至以天朝士民而册报番王，俨入版籍，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其心尤不可测也。”

其次，他援引律例，认为化外人犯犯罪，应依律拟断者有四：“以国家令典而论，律称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西洋夷人虽在化外，而既入中国食毛践土，即同编氓，乃敢鼓其邪说，煽惑人心，应照律治罪者一也。康熙年间各省皆有天主堂，原未定有例禁，雍正年间初次拿禁之时，世宗宪皇帝因外洋夷人不知禁令，是以特颁谕旨令各省送至澳门搭船回国，今则例禁多年，仍敢潜来内地，藏匿民间煽惑引诱，从前之宽有恕其无知，现在之潜藏实系有心故犯，显违谕旨，应照律问罪者二也。现今讯据白多禄等供称，我等见中国节次拿获西洋人，并不加罪，不过送往澳门、吕宋，暂住几时仍往别处行教，若不能行教解回本国，国王将我等监禁数日，不与饮食，然后当街打辱，死后即不能升天，所以我等断不敢回

国。等语。是其忽视天朝之法度，而转惧番王之责罚，不加惩创，则习为故常，愈加玩易，断难禁遏将来，应照律治罪者三也。治罪必分首从，民人规附天主教，陷溺迷惑至不可化诲，罪固无所逃，然夷人潜来内地，以其邪教煽惑引诱，是为首者，夷人也。今从教之民人则按律治罪，而为首之夷人则概置勿问，不特无以儆夷人，亦令百姓不服，无以坚其悔罪迁善之念矣，应照律治罪者四也。”

第三，他认为西洋天主教与创言造反的白莲、弥勒等教相较，其为毒为害更深：“若谓西洋天主教流入中国已数十年，虽蔓延各省，尚无悖逆之迹，不轨之情，可以仍从宽贷，此则巨愚所未喻者。历来白莲、弥勒等教聚众不法，皆无知奸民借此煽惑乌合之众，立即扑灭。天主教则不动声色，潜移默化，使人心自然乐趋，以至固结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堕其术中而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即如福安一县，不过西洋五人潜匿其地，为时未几，遂能使大小男妇数千人坚意信从，矢死不回，纵加以捶楚，重以抚慰，终莫能转。假令准此以推，闽省六十余州县，不过二三百西洋人，即可使无不从其夷教矣。又况一人彼教，虽君父尊亲亦所不知，性命生死亦所不顾，专一听信，甘蹈汤火，且衿士缙绅兵弁吏役，率往规附，官员耳目多所蔽塞，手足爪牙皆为外用，万一不加剪灭，致蔓延日久，党类日滋，其患实有不忍言者。……”他请求将白多禄等按律定拟，题请明正典刑。乾隆批示曰：“未免言之过当，然照律定拟，自所应当。”^⑧此案经三法司核拟题复，奉旨：“白多禄著即处斩，华敬、施黄正国、德黄正国、费若用依拟应斩，郭惠人依拟应绞，俱著监候，秋后处决。”^⑨白多禄被斩决后，华敬等四人仍监禁狱中。

乾隆十三年四月，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新柱奏报上年十月内有吕宋商船来闽贸易，有夷商郎夫西拔邪敏私向稽查夷馆之关弁马士良探问福安县天主邪教一案，欲将已正法之白多禄骨殖讨回。乾隆认为必有内地之人与外国暗通关系，命传谕喀尔吉善等，闽省为海疆要地，嗣后一切外番来往之处，俱应加意查察，毋得任其透漏。

乾隆十三年八月初七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因福安民间信奉天主教始终未能革除，华敬等在闽一日，民间信奉之心不息，奏请将华敬等四人秋审拟以情实，处以死刑：“……臣等留心体察，福宁府属福安县民人陷溺蛊惑于天主一教，既深既久，自查拿之后，将教长白多禄明正典刑，稍知儆惧，然革面未能革心，节次密访各村从教之家，凡开堂诵经及悬挂十字架、念珠等类彰明较著之恶习，虽已屏除，而守童不嫁、不祀祖先、不拜神佛仍复如故。本年闰七月内，司府各官访有省城居民李君宏、李五兄弟二人向系崇奉天主教，今西洋夷人华敬等监禁省城，伊等复为资送物件进监，并代为传递信息。禀知臣等，臣等随飭提拿严究，虽讯之李五等资助夷人衣粮及潜通信息狡不承认；其送食物进监，并有福安县民缪上禹等泐其转送物件给与华敬等，已直供不讳，现在提拿缪上禹等根究确情。由此以观，是民间坚心信奉天主教之陋习，始终不能尽除。华敬等夷人向系伊等奉为神明之教长，在闽一日，伊等系念邪教之心一日不熄，更且闽省接连外番，贸易商艘络绎不绝，又与广东夷人屯聚之澳门水陆皆可通达，虽口岸查禁未尝不严，而西洋夷人形迹诡秘，从教之人处处皆有，隐匿护送，莫可究诘。……臣等窃以闽省边海重地，西洋夷教传染又深，华敬等四犯收禁省监，既启岛夷往来窥探之机，而从教民人见伊等监禁在省，本既未拔，蔓将日滋，西洋夷人实未便久禁闽省。且查华敬等四名系按律问拟重辟之犯，按之国法，难以从宽。……”^⑩而在接到该奏折之前，乾隆早就作出决定了，他命前来觐见的福州将军新柱传旨与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将华敬等四人监毙狱中。

乾隆十三年九月初十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思榘奏报已遵旨将西洋人监毙：“……九月初六日，接准署理湖广总督臣新柱札开：本年闰七月初四日陛辞回闽，面奉上谕：尔

到福建，可传旨与喀尔吉善、潘思渠，著将现在拟斩监候之西洋人华敬等四犯俱行监毙，以绝窥探。钦此。本欲遵旨俟到闽面传，今于途次接奉谕旨，令于闻旨处即前往署理湖广总督印务，不及赴闽亲传，谨恭录上谕密札知会到臣等。臣等现在钦遵谕旨办理讫。”^⑥

由于乾隆下旨各省督抚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留滋事。江西拿获西洋人李世辅，江苏访获西洋人谈方济各和王安多尼，山西拿获西洋人王若舍。直隶拿获习教之人刘英儿等，供出是在京师天主堂传习入教，传教之人为傅姓、张姓、戴姓等人。顺天府传钦天监监正刘松龄同传教西洋人傅作霖到案，傅作霖供称张姓叫张安多，戴姓即戴进贤，俱已故去。他承认曾有给人经文、念珠、十字记的事。张安多是康熙年间来华的西洋人，康熙六十年，康熙为解决因礼仪问题引起的与教廷的纷争，委派张安多出使教廷，雍正四年回中国，雍正十三年去世。戴进贤康熙五十年奉旨来京，由于他历法上的专长，康熙五十八年被任命为治理历法，是实际上的西洋监正。雍正三年，被任命担任了钦天监监正，兼礼部侍郎衔。乾隆十一年去世。这说明，在京的西洋人，尤其是聚集西洋人最多的地方钦天监是北方地区的传教中心。此案的处理，乾隆命傅作霖免于治罪。其后，傅作霖继续在钦天监供职，后来还担任了钦天监监正。

综上所述，雍正虽然在主观思想上是严禁天主教的，但在西洋人的一再请求下，他的立场有所后退，真正被逐的西洋人为数不多，许多仍潜留当地。而且这些被逐西洋人被允准留于广州，给他们在广州传教留下了机会。当然，还有很多人到北京为宫廷服务。此外，他还把康熙年间就被囚禁的西洋人德

里格、毕天祥和季佑康给释放了。虽然雍正在位期间西洋人穆敬远因监禁而致死，并且严惩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苏努一家，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宗教固然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和自己的政敌相勾结。乾隆对传播天主教并没有很深的的不满，认为与创言造反的民间宗教不同，即使在福建巡抚周学健的多次上疏阐明天主教的危害时，他仍认为他言之过当。当然，在周学健的一再进言下，他还是同意按律定拟，将白多禄处以死刑，其余四人监禁狱中，一年多未作处理。正是乾隆的这种政策，使得天主教在民间蔓延，而官员在查禁时，亦不免敷衍了事。以白多禄为例，他于雍正二年从福建被逐至广州，十年被逐至澳门，乾隆年间他又潜回福建，在福安地方传教，同来的传教士有10人，而缉获的仅为5人。但乾隆在对拿获的传教士的处理却是严厉的，当在来华贸易的外国人请求取回白多禄的骨殖时，他认为是有内地人与外国人勾结，下令将华敬4人处以死刑，从这一点上说，他比雍正对传教士处理更加严厉。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卷，第134-135页。

②⑦⑩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78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卷第138页。

⑧⑪ 《中国来信》，第43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46页第一卷。

⑫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84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

⑬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93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

-
- 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一卷第 220 页。
- ⑮⑯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 160 页，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一册。
- ⑰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 163 页，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一册。

从福安教案看雍乾禁教之异同

作者: [丁琼](#)

作者单位: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659651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d20394ef-0d84-4c25-be0e-9e4d00977c73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